

中國倫理思想

余家菊編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國倫理思想

余菊編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

◆(25628.1)

中國倫理思想一冊

定價國幣壹元陸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編著者 余家菊

發行人 朱經農
上海河南中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印刷書廠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各地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凡例

- 一、本書爲高中以上學生研習中國倫理思想而作，敘述力求顯明。引用原文，每附以解釋。
- 二、本書分上下兩篇：上篇敘實踐軌範，下篇敘理論脈絡。
- 三、本書以儒家思想爲主幹，其他學派，則牽連出之。
- 四、本書非倫理學史，故不重歷史的序列，亦不作歷史的說明。
- 五、本書爲使讀者熟悉舊日典籍計，每有長篇徵引。
- 六、本書係敘述原有思想，故敘述力求客觀化。
- 七、本書上篇據五倫而加以擴張，下篇據仁學而加以組織；雖無卓見，頗費經營。罅漏之處，自屬難免。
- 八、本書徵引古籍，一概不改字；大率於難解字，必附以解說。

目錄

凡例

上篇 實踐

一、緒言	一
二、志學	三
三、國家	八
四、君上	一三
五、父母	一七
六、兄弟	二二
七、夫婦	二七
八、朋友	三二
九、鄉里	三六
十、行己	四一

目錄

下篇 理論.....四七

一、性論.....四七

二、仁學.....五五

三、推恩.....六三

四、超脫.....七一

五、民胞.....七八

中國倫理思想

上篇 實踐

一、緒言

予述中國倫理思想，讀者諸君，其知予之心情何若乎？予爲此書非欲以增益諸君之見聞，而用爲談說之資，乃欲諸君悟解其中所言之理而奉爲制行之準則也。倫理思想卽人生思想，中國倫理思想卽中國人所曾有之人生思想。中國人所曾有之人生思想不一其類，予述此書，自必有所選擇於其間。古今言語不同，學者術語各別，於吾所選擇，又自須有所解說於其間，使吾選擇不當或解說謬誤者，若諸君信奉而力行之，在吾豈不蹈戕賊諸君之罪乎？使吾不敢要求諸君信奉而力行之，則吾又何必有此書之述作。故吾必當要求諸君信奉而力行之！然則吾又將依恃何術以期免於罪戾乎？

吾當然不能不用吾之判斷，惟予絕不敢予智自雄，於古昔聖賢所言，吾必虛心體會之，於今日時代所需，予必精心斟酌之。予自矢以戒武斷，去輕浮，力求無背聖賢之真意，有裨生活之實用。予之智量，雖屬短淺，予必敬謹利用古今聖哲之智量，以拓我眼界，精我思維。使予書而稍有所益於諸君者，實皆歷代聖哲所賜，非不敏所能爲力。

諸君欲從此書受益，亦當保持適宜之心情。第一，當抱切實做人之大志。有大志，然後求知心切，讀書始能有益。孟子曰：自暴者，不可以有爲也；自棄者，不可與有言也。人而無志，一切言語，僅足以供游談之資，決不足以有補益於身心。其次，當虛心求解，不可妄肆譏證。夫獨立判斷，固爲科學進步之關鍵，然獨立判斷之施行，祇可運用於已有精密研究之範圍之內。若一己感想與聖哲教訓相違反，則當虛心考量，思索其違反之緣由，萬不可輕謂聖哲見解殊不及我。民國十一年，予在倫敦參觀斯垂三女子中學。其校長室簡樸雅素，唯懸揭一幅格言曰：莫批評，且了解。予深受感動，願奉爲圭臬。今茲述及，願諸君面對聖哲言語時，記取此語。第三，今爲理智時代，一切行爲，皆先求知解。其實各人所有之知識有限，而各人行爲所需之知識無窮。欲以一人之力，盡明所行之理，其事不可能。故依信仰以制行，亦復時有必要。依信仰而行爲，由行爲而親證。親證乃求解之要術。不行其事，必有終身不明之理。事不可偏行，且亦不可輕行，於所未行而欲明其理，唯有「自小經驗中求大教訓」。是即所謂推理。無親歷之經驗，則推理無所憑藉；親歷之事項不廣，則推理之範圍難大。故求解必先有

行爲，制行須先有信仰。然而吾人應何所信仰乎？今日爲信仰自由時代，吾實無權詔諸君以所宜信。此書職志，乃在說明行爲軌則之理由，而聽諸君自爲判斷。

雖然，自爲判斷，乃諸君之權利，而判斷必有所據，正猶航海家之判斷東西南北必依據乎指南針也。諸君浮游於人海之中，漂流於學海之內，諸君所持爲指南針者果何物乎？慎勿謂內心靈明之判斷力，可作航行之燈塔，雲氣之細縕，可起種種幻象，可成種種錯覺。欲除幻象，消錯覺，仍唯指南針是賴。諸君萬不可不有指南針。

諸君若搜求指南針不得，而以之反問於予。予欲有以對，諸君又未必能信。謹就諸君所信者言之。國父曰：人生以服務爲目的。蔣主席曰：實幹，苦幹，快幹，硬幹。所謂服務者，別於享受與役使而言也。所謂實幹，苦幹，快幹，硬幹者，謂行不虛假，行不避難，行不怠忽，行不動搖也。努力服務，是爲二語精義之所在。諸君當奉爲南針，以航行於人海，出沒於學海。但信而行之，必有可能解之一日。予決不以相欺者自欺也。

人生不可一日不行，行不可一刻無據，故本書上篇述行爲之具體軌範。學術必有原則，思想必立體系，故下篇述倫理學說之要義，而充分就篇幅可能內作縱斷面的演繹。合而觀之，當可行有所據，而理有所明，於讀者諸君，倘能略有所益，庶幾無負努力服務之格言於萬一乎！

二、志學

孔子曰：吾十有五，而志於學（論語）。志也者，心之所之也；之也者，向往之謂也。人生十五以前，智慧未啓，責任心未萌，嬉戲懈怠，無所願望，無所追求；渾渾噩噩，受引誘於眼前之刺激而不能自制，受拘滯於瞬間之嗜好而不能超脫；皆爲害猶小，而情有可原。及至年十五歲，爲古人入大學之年，則當以修己正人之事，奮發黽勉，修其德而儲其能。十五歲前後，人生走入青春期，爲人格再生之期，殆猶乎昆蟲之脫殼。一人成就之規模，卽於是乎定。一無奮進之志，則必安居卑陋，而無日卽高明之望。可不悚然危懼乎？

何謂學？朱晦庵（熹）曰：學之爲言效也（論語集注）。效也者，今所謂模倣也。人有先覺後覺之分，後覺必模倣先覺之所爲，然後足以明善而有所得於己。讀書，聽講，倣行，凡有所取益於人者，皆名曰學。「子路使子羔爲費宰；（孔）子曰：賊夫人之子！子路曰：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讀書，然後爲學！子曰：是故惡夫佞者。」（論語）子路之意，謂爲學不限於讀書，而經驗之獲取，亦屬爲學之一事。孔子並不非難此一原則，祇責其不當妄事援用而已。「子夏曰：賢賢易色，事父母，能竭其力，事君，能致其身，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——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」（論語）子夏之意，謂人能以奸賢代好色，事父母盡力，事君忘己。交朋友有信，雖曰未嘗讀書研理，而其行爲之美，實不得不謂爲已學。足見力行最要。學本所以指導行爲，增進品格；若視知識爲談說資料或敲門磚，則鄙夫而已。

孔子曰：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（論語）。爲己者，以學開發展自性而完成品德；

爲人者，
形乎動靜
寸耳，曷
學也，以
得全世界
之完成。
可行之，
行。此一
卽行人人
志於
強不息。
懈。孔子
語（爲山
吾自往耳
不進。若

學由

上

淵，蛟龍生焉；積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聖心循焉。故不積跬步，無以至千里；不積小流，無以成江海。騏驥一躍，不能十步；駑馬十駕，功在不舍。鍤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，鍤而不舍，金石可鏤。螾無爪牙之利，筋骨之強，上食埃土，下飲黃泉，用心一也。蟹六跪而二螯，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者，用心躁也。是故無冥冥之志者，無昭昭之明；無惛惛之事者，無赫赫之功」。(荀子)成功由於鍤而不捨，鐵棒可磨成針。不可以急功近名之心，求自己之表揚。表揚自己，已失學以成己之意；而操切以求，必蹈欲速不達之病。唯忘我，乃能得我。名利心，橫亘心中，將見其「有意栽花花不發」也。

爲學問而學問，爲作人而作人，此學以成己之本意也。然而人之恆情，每欲以學業謀致幸福，亦未可厚非。「子張學干祿。子曰：『多聞闕疑，慎言其餘，則寡尤；多見闕殆，慎行其餘，則寡悔。』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矣。」(論語)舊注：祿者，仕者之奉也，是爲狹義之解釋。引而伸之，則祿卽幸福之謂。學干祿，卽以學求福之意。孔子告以慎言慎行，福在其中，無待他求，是卽福德合一之意。學而有得於己，幸福卽在其中。蓋見理明，心情定，樂趣在胸，形於色，盡於背，初不待富貴爵祿始爲有福。爲學者能信福德合一之義，自將祇管耕耘，不問收穫，而收穫從之。不盡其在己，而求其在外，是爲不耕而想望豐年。

或謂力耕而歲收有歉，德高而窮益甚，學博而困益深，古今例證，觸目皆是；福德合一，未見其然。不知所謂福者，果外在於物乎？抑內在於心乎？使外在於物者，則物之量無窮，我

之取有限。以有限對無窮，所謂多少大小者，亦相去一間耳。多福者亦何所準據以名其多？使內在於心者，則世所貴者，有德者未必貴之；有德者所貴，世人未必知之。是以有德者身處困窮，而心則亨通。論語曰：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。中庸曰：君子無入而不自得。有德者必有福，無可間言。故進德修業不至於樂境，不足以云進德修業。樂趣之厚薄深淺，即學有無所得之測驗計。學者試執此以自驗，當知其果如明鏡照物，無不反映其真相也。

爲人求福，皆不可不學。荀子曰：「學不可以已。青，取之於藍，而青於藍；冰，水爲之，而寒於水。木，直中繩，輮以爲輪；其曲中規，雖有槁暴，不復挺者，輮使之然也。故木受繩則直，金就礪則利。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，則知明而行無過矣。」（荀子）行爲須用知識以爲指導，欲行爲無過，須知識充明。故曰：學不可以已。已者，止也；學不止，然後德日進，福日增。

人之性格不能無偏，偏而不加矯正，則理不得明，行不能修，而陷於多過。多過則多尤多悔而少福。孔子曰：「由也！女聞六言六蔽矣乎？對曰：未也。居！吾語女，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；好知不好學，其蔽也蕩；好信不好學，其蔽也賊；好直不好學，其蔽也絞；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；好剛不好學，其蔽也狂。」（論語）好仁，好智，好信，好直，好勇，好剛，六者皆美德也。若不加以學問之功，明辨事理之節文，則或將拘墟而不知變，或將縱放而無所守，或將踐小言而害大義，或將率直而錯倒正理，或將果決而悖反大道，或將剛勁而陷於輕

躁。惟多學始能見理周而認事明，行爲始得其當。荀子曰：「陋也者，天下之公患也，人之大患大害也。」（荀子）學者不可自安讀陋。

廣大高明，是學者之目的，可捨級而登，未可一蹴而幾；且進一境又有一境，未可戛焉而止。大學曰：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！」荀子曰：「學至乎沒而止也！故學數有終，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；爲之，人也；舍之，禽獸也。」（荀子）人之特質，在隨經驗而學習，隨學習而進步。不進步則失其所以爲文明者，不學習則失其所以爲人生者。西人之言曰：教育卽生活。故學至於歿而後止，是當然，亦是必然。宋儒之言曰：不學便老而衰。老而衰，則死且至矣。

三、國家

吾人生於國家之內，離國家卽不能生存，正猶離空氣卽不能生存也。生我者父母，而育我者則國家也。自安全之保障以至於教化之薰陶，莫非國家之力，故宜講求國民對國家之行爲軌範。

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，公羊傳云：「元年者何？君之始年也。春者何？歲之始也。王者，孰謂？謂文王也。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？王正月也。何言乎王正月？大一統也。」統有本義，有總義。一統者，萬物之統，皆歸於一也。大一統者，以一統之義爲重大也。漢書王陽

傳，王陽曰：「春秋所以大一統者，六合同風，九州共貫也」。禮記坊記曰：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，國無二君，家無二尊」。每一集團，祇可有一個最高意志，以指揮其行動。縱意志在構成之過程中，可由多方面人士參加其協議，但至最後階段，終須合成一個決議，以確立一定意志，而利便進行。若意志不統一，一個國家，有兩個以上的最高意志，參差矛盾，則國家活動即歸於停滯矣。或謂美國行三權分立制，似有背大一統之義，何故其國富強？不知三權分立，並非三權各踞最高位勢而各不相謀也，乃行政權，立法權，及司法權皆依據憲法各於其合法時機更迭，踞有其最高位勢，以決定其國家之最高意志也。故三權分立是施行大一統精義之一種巧妙形態，並不違反大一統之本來精神。

整個宇宙，有調整秩序；整個人羣，不可裂爲齟齬集團。推大一統之意，實宜合世界爲一國，以成所謂「世界國家」者。是以吳楚自稱爲王，春秋深惡之；惡吳楚稱王，非有私於周王，實以王不可有二，二則陷於對立矛盾狀態。當時華夷文化懸殊，啓發蠻夷，乃中華之使命，以周王爲天下共主，非由中國人自私其本族，乃理性之所當然。至於今日，列國並處，風習雖有異，文化無高低，自宜以平等方式求意志融洽。以聯合代統屬，以協商代命令。是即所謂「協和萬邦」之意。各國文化相近而意思相似者，宜平等互惠以求協和；其文化落後者，則宜扶持之，所謂「以大事小」也。孟子曰：「以大事小者，樂天者也」。（孟子）吾人周旋於國際間，正宜發揚協和與樂天之兩大古訓。

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於潛。何休註有云：「凡書會者，惡其虛內務，恃外好也。當先自詳正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。不治夷狄，來者勿拒，去者勿追。」夫列國並立，不能無往來，亦不能無互助，但立國根本，則在反求諸己。若不知自力更生之義，善求進步，徒依存他國，而恃仗外援，則外援未可終恃，以他人不能損害其國家之利益以代我分擔憂患故也。且卽令助我，亦須我能受其助而後可，且既受其助，又自須有以報酬之。受助不止，卽報酬無窮，試問將何以堪？國與國相交，正與人之交人相向。當「以仁待人，以義治我」。如救災卹鄰，是以仁待人。以仁待人，則寡怨而多助。一切求之在己，是以義治我。以義治我，則能自立而寡悔。若以仁望人，則不智而將自誤；以義責人，則不恕而難睦隣。至於夷狄文化水準，尙不能入於國際團體之林，雖懷提持之心，不能保其必能信我，宜使其無害於我而已，不必求其親近我；來則安撫之，去則聽任之，不必以國際典則遽相約束。

春秋隱公五年宋人伐鄭，圍長葛。公羊傳曰：「邑不言圍，此其言圍何？彊也。」何休註曰：「至邑雖圍，當言伐，惡其強而無義也，必欲爲得邑，故如其意，言圍也。」夫意志之推行有待於力，故戰爭爲推行國家意志之手段，而意志之價值則決定於意志之是否合義。義也者，無損於己而亦無虧於人者也。若逞強而不守義，唯知陵壓人，而不知易地以觀，則衆怒難犯，終必自斃。力之形成，須匯合衆人之力，其力始大。衆人之力，非依據正義不能凝結堅固。人心皆有批判能力，若用力而違拂衆人之情，則既合者，其心必離散，未合者，其猜防必

深切。故強而無義，樹敵必多，得助必少，殊非國家之福。

春秋隱公十年「六月壬戌，公敗宋師於菅；辛未，取郕；辛巳，取防。」公羊傳曰：「取邑不日，此何以日？一月而再取也。何言乎一月而再取？甚之也。」何休註曰：「甚魯因戰見利生事，利心數動。」國與國交，不能無爭，爭而訴諸戰爭，亦祇當求復事理之平，不當侵略人之土地。春秋繁露云：「義云者，非謂正人，謂正我，雖有亂世柱上，莫不欲正人，奚爲義？」又云：「夫我無之，求諸人，我有之，而非諸人，人之所不能受也」。我既可侵略人，人亦自可侵略我；相率毀棄正義，而唯力是視，則將強陵弱，衆暴寡，而人類不能一日安矣。

春秋隱公七年，「冬，天王使凡伯來聘，戎伐凡伯於楚丘，以歸。」公羊傳曰：「凡伯者何？天子之大夫也。此聘也，其言伐之何？執之也。執之，則其言伐之何？大之也。曷爲大之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。」中國爲禮義之國。夷狄執拘中國人，是爲暴力所侵陵。暴力何處無之，縱屈於勢，亦不可屈於心。非因種族見解而然，乃爲伸張正義而然。春秋僖公十八年，「冬，刑人狄人伐衛。」公羊傳何休註曰：「狄稱人者，善能救濟，有憂中國之心，故進之」。狄能以中國之憂爲憂，則是亦中國也；狄能以中國之是非爲是非，則是亦中國也，是中國則進而以中國視之。故中國之爲中國，乃文化集團，而無種族界限。有共同之文化，然後情意通，交誼睦也。

春秋桓公三年，「春正月」。公羊傳何休註曰：「無王者，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。」春字